

八旬老父为啥退回7300元执行款?

——尹老伯向女儿催讨赡养费官司的前前后后

6年内申请执行不下10次

“他去世前一天我去看过他,走到门口,就听到他说话;‘我女儿来了’。”回忆和父亲最后的相聚,尹女士有些哽咽,那天她只坐了半小时,父亲就催她走,“我住在金山,很远,他让我早点回去。”第二天晚上,尹女士接到了养老院打来的报丧电话,“我那天应该多坐一会的……”

尹女士一岁时,父亲因赌博被判刑,在青海服完刑后,尹老伯就留在了当地。尹女士7岁时,父母协议离婚。双方约定,11岁的儿子由父亲抚养(实际由祖父母在上海抚养),7岁的女儿由母亲抚养,后母亲改嫁。

尹老伯退休回到上海时,尹女士早已结婚生子。因为30多年来从未联系,尹女士对亲生父亲的了解是白纸一张,更谈不上有任何感情。尽管心里有疙瘩,但那时双方的关系还不错,尹女士去探望母亲时,经常会顺路去附近看一下父亲,平时也经常通电话。

然而,这种平淡的关系维持到2006年,却遇到波折,变得十分紧张。那年,尹老伯将女儿告上法庭,催讨赡养费。经调解,最终尹女士支付了其父亲上一年的医药费,同时从当年4月起,老人所有的医药费也由尹女士承担。之后的6年里,尹老伯几乎每年都要向金山区法院提出执行申请,要求女儿支付医药费,不下10次。今年3月,执行法官又收到了老人亲笔写的执行申请书,请求法院为其执行去年的医药费7300多元。

赡养问题致女儿女婿离婚

尹老伯为何甘愿“家丑外扬”,也要和女儿对簿公堂?原来,老人唯一的儿子1986年因病离世,不久之后,前妻也撒手人寰,尹女士成了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至亲。这些年来,尹老伯受严重肺气肿和哮喘病的折磨,经常要吃药住院,仅靠他那点微薄的退休工资实在无力承担。于是他想到了女儿,可女儿对于赡

本报记者 徐轶汝

今年11月的一天,浦东一养老院里来了一群特殊的探访者——金山区法院执行庭的法官,他们将7300余元的执行款送到了八旬老人尹老伯手中。陪同法官们前来的,是案件的被执行人,55岁的尹女士,也是尹老伯的亲生子女。今年3月,年近多病的尹老伯向法院递交执行申请书,要求女儿承担赡养义务,支付其2011年的医药费。

然而,当老人接过钱款,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尹老伯颤颤巍巍地伸手拉过女儿,将装钱的信封塞到她的手中:“你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也需要照顾。”

在场的所有人都呆住了。“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执行庭法官崔胜东说。尹女士更是百感交集——对父亲“生而不养”的责备、几番对簿公堂的怨怼、丈夫过世后独自生活的艰辛、为支付医药费额外打工的不易……种种情绪拧成的“心结”终于解开。

“我和父亲这些年来的矛盾总算都放下了,我很庆幸。”尹女士对记者说。11月29日,尹老伯病逝。



绍波 图

养要求却迟迟不回应。

“不是不想,是实在没钱。”尹女士说,2006年她刚退休,每月退休金才2200多元,丈夫身患糖尿病,身体一直不好,家里经济并不宽裕,每月几百上千的医药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父亲的赡养问题,还是尹女士和丈夫吵架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两人在2006年年底

离婚。2008年,尹女士的丈夫病情恶化,两人复婚。两个月后,丈夫去世。

丈夫去世的消息,尹女士本意是要瞒着父亲,但尹老伯还是知道了。尹老伯体恤女儿,决定暂时不需要尹女士支付医药费。

谁知今年年初,尹老伯再次提出执行申请。“7300元,我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尹女士告诉记者,丈夫过世后,她与儿子相依为命,儿子去年结婚后,她就靠每月的退休金过日子,没有多余的积蓄。

法官和继父共同化解心结

“这些年,他一直和我打官司,我想不通!”尹女士对父亲的步步紧逼十分不满,在她看来,自己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父亲压根就没有尽到过责任。这6年来,尽管双方关系很糟糕,但自己体谅老人孤苦,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尽量支付医药费,为什么尹老伯就不能体谅一下自己呢?

为了化解父女之间的矛盾,执行庭的崔胜东法官劝说尹女士,虽然当年父亲没有尽责任,但毕竟是亲生父亲。对老人来说,尹女士是唯一的亲人。所以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从情感上,她都应承担相应的赡养义务。

“首先要保护老人的利益,也要考虑被执行人的实际情况。”执行法官提出,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解决尹女士的问题。最终,尹女士同意每月拿出2000元来承担这笔医疗费。为此,她找到一家工厂的食堂打零工,每月又能多赚1800元钱。

促使尹女士放下心结的另一股力量来自她的继父。今年7月,尹老伯居住地所在居委会打来电话,告知她尹老伯生病入院。“他又没把我当女儿,我为什么要去看他?”尹女士把这事告诉了继父,谁知继父竟对这事上了心,每天一个电话,催尹女士去医院,“他跟我说,姑娘,算了!去看看他。”

于是,尹女士去了医院。“一开始面对他,我都没什么话好说。后来慢慢就想开了,老人一把年纪了,也挺可怜,就不气了……”女儿会到医院来探望自己,尹老伯很惊讶,内心受到震动。出院后,有一次在和女儿通话时,他就曾流露出“执行款还是还给你”的意思,可那时尹女士并没有当真,还以为父亲是一时兴起,没想到在送达执行款的当日,老人真的兑现了自己的话。(文中当事人均化名)

邀请明星演出竟成“击鼓传花”

——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揭开演艺经纪市场乱象

特约通讯员 章伟聪 本报记者 袁玮

安徽某地举行一场“企业答谢晚会”,想邀请几位明星到场抬升人气。得知消息后,数家演艺经纪公司、文化传媒公司层层签约,保证一定把主办方想请的艺术家请到场。然而,主办方的愿望最终成为一厢情愿,数家公司之间层层签订协议成了一场“击鼓传花”游戏。近日,长宁区法院审结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未能兑现承诺的北京金时文化传媒公司应返还上海鼎力文化传媒公司27万元,金时公司老板须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 种种借口 拒不出庭

今年8月2日,鼎力公司向长宁区法院起诉,要求金时公司返还合同款26万元,另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并要求金时公司老板黎皓岩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主审法官孙雪梅排定8月27日开庭审理。但就在开庭前两天,黎皓岩的司机打电话给法院,称黎皓岩月初去了法国,要到9月初才能回来,请求延期开庭。孙法官再次排定9月17日开庭审理,并按被告方短信息确认的地址寄送了出庭传票。然而,直到开庭当天,法庭仍不能确定被告方是否收到传票。但在开庭前,孙法官却收到黎皓岩司机发来的短信,称黎皓岩在山东被砸了车,人也受伤住院了。为节省时间,孙法官决定按原计划缺席审理。同时,为了慎重起

见,孙法官告知原告方,如果事后查实被告方的出庭传票未能有效送达,当天庭审将被视为无效。

之后,法庭没有收到金时公司关于黎皓岩出国以及受伤住院的证明,9月17日的出庭传票也被退了回来。孙法官核实情况后,第三次安排了庭审时间:10月8日下午2点。10月6日下午,黎皓岩司机再次致电法院,称10月8日的庭审黎皓岩本人来不了,已委托律师代为出庭。孙法官随即与律师联系,律师却称买不到当天的机票和高铁票。为保障被告方的诉讼权利,孙法官当即与被告律师约定,庭审延期到10月11日下午2点。然而,当开庭前孙法官再次与被告方联系时,律师推说黎皓岩派其去内蒙古了,黎皓岩将亲自出庭。而与黎皓岩本人联系,黎却称自己很忙,后来干脆关闭了手机。

【法官点评】

演艺经纪市场亟待加强监管

演艺经纪人良莠不齐,市场有点虚火过旺。从案情来看,要请到5位明星并不容易,轻易作出承诺存在较大风险。因此,前两家

公司都希望由别人帮自己完成这一难题。事实上,夹在中间的鼎力公司,是在将风险“转嫁”给金时公司之后,再与上家签订合同的,

10月11日下午,法庭依法审理本案。

法庭确认原告上海鼎力公司所述属实,同时查明,北京金时公司是黎皓岩个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鼎力公司付给金时公司的26万元合同款,均汇入金时公司法定代表人黎皓岩个人的银行账户。

法庭认为,上海鼎力公司与北京金时公司签订的《演出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金时公司收取鼎力公司支付的合同款项后没有履行约定义务,存在违约行为,但双方已对纠纷的处理达成一致意见。因此,鼎力公司要求金时公司承担总计31万元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超出了双方关于纠纷处理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该超出部分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对于鼎力公司要求金时公司法定代表人黎皓岩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庭认为,黎皓岩在《借据》的“欠款人”处签名,而金时公司的性质为黎皓岩个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鼎力公司的此项请求具有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文中公司及人名均为化名)

3

财产混同
连带清偿

风险意识不可谓不强,但最终还是栽在了毫无诚信可言的金时公司手里。

本案暴露出的演艺经纪市场准入门槛低、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亟待有关部门加强监管。

1

层层「接力」
邀请名家

去年2月,安徽某地要举办一场“企业答谢晚会”。为此,他们找到上海尚文演艺经纪公司,希望由尚文公司策划承办。主办方同时提出了邀请蒋大为、斯琴格日乐等5位明星到场并参加演出的要求。尚文公司承接这项业务后与上海鼎力文化传媒公司联系,鼎力公司口头应允后又与北京金时文化传媒公司联系。围绕邀请5位明星到晚会现场并参加演出这一核心问题,各方一棒接一棒,紧锣密鼓地行动了起来。

经过一番协商,去年2月22日,上海鼎力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北京金时公司签订了《演出协议书》。双方约定,北京金时公司负责邀请蒋大为、斯琴格日乐等5人作为表演嘉宾,于2011年3月6日演出前一天或当天到达“答谢晚会”演出现场;上海鼎力公司支付演出酬金26万元。与金时公司签约后,鼎力公司立即以相同文本,由自己为乙方,与甲方尚文公司签订了《演出协议书》。根据这份协议,尚文公司须支付鼎力公司演出酬金30万元。之后,鼎力公司分两次向金时公司支付合同款共计26万元。

晚会日益临近,但种种迹象表明邀请明星的事并未落实。鼎力公司在诉状中称,当确信金时公司“靠不住”后,公司使出浑身解数,经过晚会前一天通宵达旦的电话联系,终于邀请到蒋大为、斯琴格日乐两人参加演出。尽管如此,尚文公司依然以鼎力公司违约为由,拒绝支付30万元演出费。同时,金时公司也以第二笔合同款延迟支付为由,拒绝返还26万元演出费。

无奈,鼎力公司以合同诈骗为由向警方报案。之后,金时公司老板黎皓岩向鼎力公司出具了一张借条,承认金时公司及其个人欠鼎力公司演出费29万元。在鼎力公司的一再催讨下,金时公司支付了2万元,并于去年12月31日重新出具《借据》,言明“我北京金时公司与上海鼎力公司在安徽演出中有分歧后友好协商,我公司欠上海鼎力演出费27万元,此前所有借据均作废。”